

张学东 著

超低空滑翔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重点长篇作品系列之一

国内首部以民航工作和生活为背景的原创小说

宁夏『新三棵树』青年作家张学东最新长篇力作



张学东 著

超低空 滑翔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低空滑翔/张学东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321-3554-7

I. 超…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5436 号

责任编辑: 郑 理

封面设计: 王志伟

超低空滑翔

张学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1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291,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54-7/I · 2711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序 一

他是一把解剖刀

——从长篇小说《超低空滑翔》看张学东

崔道怡

我多次坐过飞机，大型小型、远程近程都曾享用。也多次见过“空难”报道，险情大都在起降时发生。因而后来每坐飞机，起降之时心里未免暗自嘀咕：这次航行，会不会出事故？遂又自慰，我不会碰上的。航空客运史上，“空难”微乎其微，只因出事便是大事，所以显得格外惊心。除了这些，我对航运一无所知。最近读张学东的《超低空滑翔》，总算多少知道了些。原来，航运业务虽有特色，但其人员并无特殊。实际上，各行各业中人，全都活在大同小异的生存环境之中。

无论对作家、读者还是论者，小说题材都很重要。通常情况，作家要写熟悉的，读者要看不熟悉的，论者要在这方面的特点上做文章。我作为老编辑，此生看过许多题材，而读民用航空类之作，这还是头一次。张学东弥补了我的缺欠，扩充了我的眼界，再次唤起了我对文学功能的感慨：“把此一玩”以“换新眼目”，应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作家就该充分利用各自专长和经验，为读者提供出别开生面的艺术画图。在这点上，这部长篇所展现的，看似陌生实则熟悉，仿佛前所未见却又近在身边。

从宁夏知名全国的小说家张学东，投身本土，倾心乡情，诸多佳

作无不凝聚对朔方天地的挚爱与期盼。而他曾就读航校并在民航局工作的优势,此次发挥于新作中。况且为着了解现实,他又深入生活两年,把往日积累和新近体验熔铸进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工程”。所以,如果说张学东此前作品显示了他超强的虚构才能,那么这部长篇则可说是他运用“写实”功夫的成果。更因为采取了具有自恋意味的第一人称,犹如真人真事的纪实。《超低空滑翔》,以其笃诚的真实而别具魅力。

二

小说命脉在真实,真实才是虚构的目的。当今有些编造之作,只能算娱乐品。而真正的读者,要求小说能够带他进去,感同身受。张学东这一部,就可以使人沉浸其间忘乎所以。一方面,航运业务特色读者难得经见,看着新奇,别有有趣;另一方面,日常人情世态,现实人际关系,读来却又恍如亲历。那里面的人物、故事、性格、命运,无论“人事纷扰”、“来去匆忙”,尽管“身在边远”、“风云难测”,也似乎都曾经在我们身边发生过:你“起航”,我“降落”,这就是生活。

“存在者说它必须言说的东西。”卷首引用哲学家海德格尔这句话,表明了张学东写作时的心绪和意愿。他就是要用“必须言说的”让人信服,认可真实而后展开思索。这种比现实更真实的魅力,贯串全书;而开篇的事件和标题的暗示,也自有其潜在的吸引力。主人公白东方的父亲,地方民航局航务处长,丧生空难。因乃父而得利的现任局长,却把他从通讯岗位调到艰苦的边远台站,难道这样算是关照?“超低空滑翔”莫非又是一场迟早会发生的空难?这便成为深深埋伏的悬念。

但看下去,却只见白东方莫名其妙又被调到临时性机关,被调往附属性机构。职位级别,并未升迁。身如飘萍,心如荒野。而他的同事,或快速登上局级宝座,或始终落寞阴冷角落。在人生历程中,他们各有态度,各有门路,各有不同归宿。就在岁月蹉跎之间,他与背叛自己的妻子离了婚,他也曾主动或被动地一再有外遇。其情感历

程,似有似无,若幻若梦,说不清道不明,最后落得一场空。看来看去,唯其这一种态势最清楚:即便只有三名员工的边远台站,人与人也在明争暗斗中。

东方原本一片白,涉世未深,心地单纯,对官位大小、权力多少未曾看重。那一位在广东弃官经商又靠官发财的老同学开导他:“一个人光年轻有什么用,光英俊有什么用,光正直有什么用,光靠良知又有什么用?这些所谓的优势最终连自己的老婆都拴不住!”而他“不会像同事马晓勇那样溜须拍马迎合奉承权势,更不会按照前妻李丹为他设计的发展轨迹去走后门巴结上司以求升官”。但是,“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现实就这么残酷!”这使他不得不也改颜变色。

在挤压中,白东方明白了:“人和人之间仿佛真的存在着一张巨大无边的网,它是大家共同精心编织成的。每个人都是一只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蜘蛛,有人高居中心位置锦衣玉食无忧无虑,有人还在外围拼命挣扎,试图往中心地带爬行。因为大家都要在这张网上觅食温饱,彼此间便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牵绊,在这网上来回奔波苦苦寻觅,稍有不慎之举,就会波及四周惹祸缠身的。一旦意识到这些问题,我才清楚自己的处境到底有多糟了,之前我一直稀里糊涂不识时务。”

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世界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是一切关系和意义的总和”;“人在世界中不断‘操心’、‘筹划’”;“人的有限性,时间性,向着未来筹划,向着死亡迈进”。白东方明白后,便也开始“操心”,着手“筹划”。他已不再单纯而善良,变得世故又心怀叵测。当最后的情人离去,当“松柏本孤直”的前任老局长辞世,他将实行自己人生的一次“超低空滑翔”。原来,那是由刀子和摄像机组成的行动。“我将做一只咬人的兔子,而且,必定留下惊世骇俗的印记”。

这结尾,出乎意料又余味无穷。读者看到底,等来的不是又一场突发空难,而是由于人际挤压所造成的生存空间之难。生存难,成灾难,这种空间的灾难,比之小小空难巨大得多,沉重得多,惨痛得多,

却又未曾惊心动魄。张学东察觉到了,揭示出了,他让我们看一看,想一想,自己是活在怎样一种生存环境之中,身边有没有白东方要去“咬”那样的角色。你若像那“新局长”,谨请小心提防。或许有一天,人们都像白东方那样明白过来,“超低空滑翔”便是个危险的信号。

三

作为危险的信号,《超低空滑翔》可谓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忧国忧民,愤世嫉俗,关怀生命与人生,悲悯苦难与不幸,这些源自古来中华文脉的基因,体现于张学东的一系列作品。这部长篇,专注民运航空企业中的生存环境,既新颖又深沉。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超低空滑翔》又可谓一部以写人为主的心理情态小说。心态小说常是作家隐秘流露,但在张学东笔下,这个“我”的自述,并非私人内心独白,而是作家对于“人在世界中不断‘操心’”的艺术剖白,既细微又厚重。

在我看来,无论题材还是品性,概而言之小说写作无非“人、情、事、理”四类。写事最容易也最容易讨好。写情最有味也最能催读者下泪。直白写理不流行了,蕴涵哲理的却也稀少了。唯有写人,既是根本又是当今的难题。写人不易,写心更难。《超低空滑翔》专门写人,人物的心理和关系,可谓微妙幽深、耐人寻味。张学东潜入生活内部和人物的肺腑,于细密中探索人生奥秘。犹如外科医生,对社会与人生,他手里拿着刀,不是白东方拿着的那种刀,或者说,作家本身就是刀,他是一把解剖刀。

2008年10月23日于北京和平家园

序 二

超低空的原生态叙述

——评张学东的《超低空滑翔》

陈晓明

张学东在宁夏被称为“新三棵树”之一。用树来称许文学,可能特别适用于宁夏那种地方,在那里,树木十分珍贵,干燥的土地上,有几棵树那就是令人欣喜万分的绿色了。这些树木能在那样的土地上生长,可见其生命力不同寻常。而那样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树木,当然气质格调也非同凡响。张学东写小说的历史并不算太长,也就十年左右,但厚积薄发,最近的创作呈井喷式爆发。近些年长篇《西北往事》和《妙音鸟》,最近又有《超低空滑翔》。读张学东的小说《超低空飞翔》,果然有一种味道,咬定一种生存状态,一点点扎下去,直到把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吃透。这还真的就有点像一棵树的生长方式,他的笔调仿佛树根一般往下扎,把生活内里的那些东西都揭示出来,那些苦涩和卑微,还有那些挣扎和摆脱的愿望,但生存的矛盾就这样被刻画得活灵活现;生命的含义就这样被一点一滴地说出。

《超低空滑翔》要说独特之处,当然一目了然的就是其题材。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航业的小说,更准确地说,是关于民用航空行业中的地勤行业的小说。这个行业专业性太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一般人写不了,但张学东据说在这个行业工作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有实际的生活体验,有真实生活为依据,他写这个行业就可以得心应手。也有一些小说写到“空姐”,如王朔早年的《空中小姐》,那是颇为言情的作品,带着一些琼瑶的韵味,加上王朔的痞子气,小说充满了阅

读的快感。张学东这部小说几乎没有怎么写到空姐,空姐几乎是美丽与欲望的象征,只要写到空姐,里面的故事无不动人心弦。但张学东执拗地要写后勤那一摊子事,那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以此来展示航空业的另一侧面。

在其最基本的意义上,《超低空滑翔》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底层小人物奋斗的小说。说是底层,也就是基层,相比较现今乡土叙事中的生存于生活的绝境中的苦难乡村来说,这样的基层已经很不错了。但作为大学毕业生,对生活的理解自然有不同的标准。白东方就是航空行业中的最底层的员工,他生活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最底层,他设想从底层往高处走,但又碍于他做人的准则,那些道德和人的尊严,他的进步变得困难,内心有矛盾。小说叙述了这个曾经试图怀抱着做人的尊严和品格的小人物,如何一步步适应社会,在权力体制中求得生存之道。

这个小人物,当然倒霉透顶,小说一开始就是父亲遇到空难死亡。高尚正直的父亲死了,这个小人物白东方一时间转晕了头脑,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这当然是一种象征,小说有意以此来对时代价值观念进行隐喻式的描写。正如毛泽东的逝世,表征着一个革命时代的终结一样,白东方的父亲亡故,也代表着一种价值观的流失。白东方这个小人物,不得不背负“无父”的创伤在现实中讨生活。他还保留着纯真、正直、善良,但这些品质却成为他进步的绊脚石。这里的竞争都在幕后,看不见的战斗,都是以人际关系来建立台阶,这就是权力体系运转的基本模式。白东方作为小人物,不只是自己进步困难,而且随时感受到权力机制对他的压力。他的妻子李丹对他的不够“进步”失去了耐心,与一位处长有暧昧关系,最后夫妻反目,导致离婚。想当年,李丹可以找到白东方算是找着了如意的郎君,然而几年过去了,妻子李丹在这个系统中,已经通晓了成功的道路,看出了白东方没有多大希望。公然给白东方戴上绿帽子。李丹的转变,乃是权力机制对白东方依然抱着的那种人格理想的嘲弄。就连白东方也对自己的人格坚持产生了怀疑,他承认李丹对他心存不满有她的道理,她对利益的期待、对理想中的幸福生活的理解,都有她的合理

性。“鸟往高处飞，人往高处走。这个道理似乎亘古难变了。”白东方也不得不意识到自己这样可能就是“庸庸碌碌”。而妻子李丹希望他“能见机行事争取主动获得实惠”。这就是他下一步的行动，这样的人生目标和轨迹，才是融进权力体系的唯一道路。这个小人物，其实也没有什么自己的个人意志或主体意识，他只能随波逐流，稍遇挫折，他就承认了现实的合理性。这部小说对小人物的性格心理的刻画几乎是入木三分，他们本来也想坚持自己的人格，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但现实的利益和实惠，很快就可以降服他们。权力体系就是如此有力和有效，因为它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们所有的生活实际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实用理性构成人们的生活原则，空泛的精神只会被现实排斥，只会成为现实的失败者。白东方后来也得到齐局长的一些恩惠，在蔚蓝大厦混了一官半职，在这里开始了权力场中的勾心斗角，小恩小惠和小心眼也开始玩弄得得心应手。

权力的规训不只是体现在对白东方的俘获，而是全部，所有的人都一网打尽。白东方周围那些要进步的人，那些要有作为和成就的人。杨秘书最终爬上了副局长的职位，一旦升官了，他的气度就完全不同了。李丹为了想得到一些好处，与史处长不明不白；郝椿与欧阳书记显然也有一腿。这些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都是为了从权力那里得到肯定，分享权力给予的利益。这部小说当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重要的是写出人性的弱点，人在现实利益面前自觉做出的认同。

这部小说因此写出了一群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写活了一群小人物。就是“大人物”也同样如此，他们本质上也是小人物，也被欲望和利益所俘获，藏也藏不住那个自私的小我。齐局长、欧阳书记、杨副局长……也都被扯下了冠冕堂皇的外衣；那些小人物每一个都写得有声有色：李丹、郝椿、马晓勇、郑粤闽、殷红、邱达同……等人，都写得个性鲜明。就是着笔不多的小姨子李卉、小薛、武小莉等人也写得颇有气息，可以说张学东写人物还是拿捏得相当准确。

这部小说并没有去写底层小人物的奋斗神话，而是细致地叙述了苦涩的小人物如何一步步认同强大的权力机制的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像路遥的《人生》中的高加林还带着悲剧的色彩，从

乡村到城市,最终又回到土地上,他的经历显示出底层青年的奋斗的艰巨性。但到了80年代后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开启了小人物的苦涩历程,着力于刻画小人物对权力的屈从。这里没有例外,没有幸免。除了被权力机制接纳,别无出路。张学东的《超低空滑翔》更加彻底地写出了这种状况。这就是卡夫卡的《城堡》的中国版,米川民航局和米川机场,不过是放大的城堡而已。卡夫卡式的荒诞,在这里被更写实的经验所改装,张学东使那些现实经验只具有细微的荒诞,但骨子里是一类东西。

当然,这部小说通过白东方这个小人物形象的刻画,写出了他的心理历程,他的成长即是成熟,即是被权力体制同化。张学东过去的不少小说都习惯写到成长经验,现在他把成长从个人的内心体验中解放出来,放在个人与社会权力的互动关系中来展现社会性的成长。这样的成长,展示了权力与个人的历史关系;同时,个人又与中国现实的历史变迁密切联系在一起。

小说历经的历史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市场经济对中国权力体制构成了强大的渗透,既是冲击,也是挑战;既是机遇,也是诱惑。小说一方面写出了白东方这个小人物适应权力机制的过程;另一方面写出了齐局长等一批权力阶层的人物在市场经济中权钱交易的过程。原来权力并不是神圣性的,并不是“君权神授”,它也同样遭遇着诱惑,同样要瓦解自己的本质。白东方那个广东同学郑粤闽,一步步与齐局长套近乎,金钱对权力的侵蚀写得如此生动有趣,最后郑粤闽居然成了齐局长的乘龙快婿。金钱在这个时代一步步积累,一步步显示出它的能量,并且与权力平分秋色。齐局长的女儿齐双能下嫁郑粤闽,也足以说明这个时代价值观念在起潜移默化改变,这样的改变剧烈而令人触目惊心。虽然金钱冲开权力/权威的一个决口,但市场经济在其初起时与权力的共谋关系却是被张学东揭示得入木三分,它本质上属于现代的利欲,与权力如出一辙,因而才容易合谋。看看蔚蓝大厦初起时的那种状况,那是体制裂开一道缝隙让资本钻进去的时刻,这个时刻,那些怀着利欲的人物都表现很充分,而小姨子李卉,却是非常自然地在权力和市场的空间里获得了成长

的机会。权力、金钱与欲望,现代社会就这样展开了它轰轰烈烈的历史行程,白东方这个小物,要么顺应历史潮流,要么被生活抛弃,现代的选择就是这么干脆。

当然,张学东讲述的这个故事并没有多少新意,这样的故事确实在当今时代耳熟能详,在小说世界里也历历可数。但张学东的叙述却是非常到位,说他到位,就在他始终能“超低空滑翔”。

何谓“超低空”?何谓“滑翔”?虽然这个书名只是暗示它所描述的生活属于航空题材,但更重要的在于,它喻示了它叙述的姿态和方式。

“超低空”首先是一种状态,当然是对白东方生存状态的一种描述,他处于生活的低层次(不是底层),他在这样的低空状态,也试图要飞翔起来。其次,“超低空”是权力压制的一种情状,在权力的规训下只能低眉顺眼,臣服于权力,只能处于超低空。其三,“超低空”又是一个战术名词,那是侵入敌方领空所玩弄的一种隐蔽战术,为躲避雷达的跟踪而使用的诡异伎俩。这些在权力压制底下的低层人物,他们个个鬼鬼祟祟,怀抱着不同的动机,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看上去是被规训,其实也是在兴风作浪。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主奴辩证法。恰恰是这第三点,构成了小说叙述的基本面,小说叙述就贴着这个层面展开。也因为此,“超低空”既是生活的原生态,又是一种荒诞的、反讽的叙述状态。小说始终把白东方作为叙述人,这个叙述人“我”/白东方,能在自己身处的位置,看清自己的嘴脸,也看清周围那些人的面目。我处在“超低空”的层次,在对自我的拆解中,也拆解了权力体系中的群体;也因为对自我的消解,才不会在一种自以为是的语式中对他人进行批判。后现代式的批判先要批判自我,先要解构自我,才解构他者。自我是在群体中的,自我也不能被赦免,也没有例外,这样对权力规训的批判才是更为深刻透彻的批判。

“超低空”是一种叙述的姿态,也是一种叙述语式,那就是始终保持着对自我的“低调处理”。应该说,张学东比较好地把握住后现代的叙述立场和视点。既呈现出生活的原生态,又使之略微变形,显

现出荒诞的特征,这就有一种自在的反讽,荒诞的生活状态随处自动涌现出黑色幽默。那个白东方还带着绿帽子,一副破帽遮颜的姿势。但白东方并不自卑,并不软弱。他始终看得明白,因为他的心里始终保持着良知和善意,保持着人性的那些根本的肯定性价值。他以不卑不亢的语调讲述自己的故事,“低调”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有限性的认识。这样的叙述,贴着原生态生活,把生活本来面目展示给人们。这就是对“新写实”传统的光大,不再俯视生活,俯视他人,而是在生活最本真的原生态层面,去感受生活的全部意味。

当然,人们也许会觉得这部作品把生活拆解得过于彻底些,但仔细阅读,还是不难发现,这部小说虽然自嘲,虽然拆解了权力体制的神圣性,但它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温情,保持着内心的温暖和明亮。这就是在白东方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块净土,在他的“超低空”飞翔中始终不肯完全降落的那种坚持。在与李丹反目为仇后,白东方还发现李丹的随身包里带着他的照片;与郝椿的情爱中有着他对男女情爱的真挚体验;甚至与那个不明不白的鸽子姑娘,也还保留着一些人性的善良。而小说始终没有怀疑的是那个老局长纪清和,白东方对他保留着敬意,那是他对正直与高尚的崇敬。那首绝句:“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仕途多波折/岂容时世平”反倒可以看成是这部小说的点题之笔了。

2008-11-26 于京城

目 录

序一 他是一把解剖刀	
——从长篇小说《超低空滑翔》看张学东	崔道怡(1)
序二 超低空的原生态叙述	
——评张学东的《超低空滑翔》	陈晓明(5)
起 航	3
第一站 身在边远	13
第二站 人事纷扰	64
第三站 来去匆忙	129
第四站 风云难测	212
降 落	306
后 记	324

存在者言说它必须言说的东西。

——海德格尔

起 航

那天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也在那架失事的飞机上。

但奇怪的是,一开始我还觉得挺兴奋的,没有任何不好的预感。毕竟那是我们米川这种小地方,千载难逢的一次空难啊。这种兴奋感肯定极不正常,尤其作为一个民航的在职职工,这简直有些莫名其妙,可我又毫无办法,对待灾难我的出发点确实有点儿问题。那天下午当乍一得知飞机失事的消息后,人忽然显得格外亢奋,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预感——这几乎成为我后来一直深感懊悔的缘由。当时我好像正陪一伙外地来的朋友在一个非常著名的湖光水色的景点观赏游玩,我不知道灾难已经降临到我和亲人的头上来了。这以前我没有见过多大场面,比如汽车忽然间相撞,火车意外出轨,或者,百万吨巨轮在大海里悄然沉没,这些消息都是通过报纸和电视才能听到看到的,但我从来没有亲眼目睹如此惨烈的场面。等我终于看到它们了,这一切竟突然成为了我巨大的悲哀,成了我一生无法抑制的隐痛。

我从小就生活在米川老机场的一个民航家属院里。我的父亲早年在一個叫做空军第十四航校的地方呆过9个月,学的是无线电通信技术,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最老式的那种“敲榔头”或“滴滴答”,再说得专业一点就是拍发莫尔斯密码电报,在这种电文里,偏偏把7不叫7叫拐、把0不叫0叫洞,读起电码来总是洞拐洞拐的,听着非常怪诞,工作性质多少有点像敌特似的神秘。稍大一点时,我终于在一部叫《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影片里,见识过无线报务员的神